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八十三回 說大書佐酒為歡 唱小曲飛觴作樂

話說玉英道：「適因小春姊姊談論跳加官，倒想起一個笑話。並且『加官』二字也甚吉利，把他做個話頭，即或不甚發笑，就算老師加官進爵之兆，也未嘗不妙。人最喜奉承，凡事總要人贊好方才歡喜。這日請客做戲，偏偏戲甚平常，並無一人贊好。到晚戲散，與客閑談道：『今日之戲如何？』客人只得勉強答道：『做的甚好。』此人又問道：『究竟那幾齣做的好？』客人見問，思忖多時道：『加官跳的好。』」眾人不覺好笑。蘭言道：「這就如請教人看文，那人不贊文好，只說書法好，都是一個意思。」

玉英掣了鳥名疊韻道：「商羊劉向《說苑》百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。『之皮』疊韻，敬融春姊姊一杯。」

左融春掣了官名雙聲道：「請教若花姊姊：這個官名還是要用古名，要用時名呢？」

若花道：「據我愚見，不論古名時名，總以明白顯豁、雅俗共賞，那才有趣。即如花鳥之類，按著古書，別名甚多，若說出來，與其令人不懂，又要講說破解，何妨說個明白的，豈不省了許多唇舌。」融春連連點頭道：「士師桓寬《鹽鐵論》有司思師望之計。『司思』雙聲而兼疊韻，『思師』疊韻，敬紫瓊姊姊一杯，笑話一個，普席雙杯。」

燕紫瓊道：「紫芝妹妹替我說個笑話，我格外多飲兩杯，何如？」紫芝道：「妹子自然代勞。」綠雲道：「紫芝妹妹向來說的大書最好，並且還有寶兒教的小曲兒，紫瓊姊姊既飲兩杯，何不點他這個？」紫芝道：「如果普席肯飲雙杯，我就說段大書。」眾人道：「如此極妙，我們就飲兩杯。」丫鬟把酒斟了。

紫芝取出一塊醒木道：「妹子大書甚多，如今先將『子路從而後』至『見其二子焉』這段書說給大家聽聽。」於是把醒木朝桌上一拍，道：「列位壓靜，聽在下且把此書的兩句題綱念來：遇窮時師生錯路，情殷處父子留賓。」又把醒木一拍，道：「只為從師濟世，誰知反宿田家。半生碌碌走天涯，到此一齊放下。雞黍慙慙款洽，主賓情意堪嘉。山中此夕莫嗟訝，師弟睽違永夜。」又把醒木一拍，道：「話說那子路在楚、蔡地方，被長沮、桀溺搶白了一番，心中悶悶不樂。逡巡行來，見那道旁也有耕田的，鋤草的，老的老，少的少，觸動他一片濟世的心腸，腳步兒便走得遲了，抬起頭來，不見了夫子的車輛。正在慌張之際，只見那道旁來了一位老者：頭戴范陽氈帽，身穿藍布道袍，手中拿著拄杖，杖上掛著鋤草的傢伙。子路便問道：『老丈：你可見我的夫子麼？』那老者定睛把子路上下一看道：『客官，我看你：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識不得芝麻，辨不得菘豆。誰是你的夫子！』老者說了幾句，把杖來插在一邊，取了傢伙，自去耘田去了。」

又把醒木一拍，道：「列位！大凡遇見年高有德之人，須當欽敬。所以信陵君為侯生執轡，張子房為圯上老人納履，後來興王定霸，做出許多事業。那子路畢竟是聖門高弟，有些識見的人，聽了老丈言語，他就又手躬身站在一旁。那老者耘田起來，對著子路說：『客官：你看天色晚下來了，舍間離此不遠，何不草榻一宵？』子路說：『怎好打攪！』於是老者在後，子路隨後，逡至門首。遜至中堂；宰起雞來，煮起飯來；喚出他兩個兒子，兄兄弟弟，彬彬有禮，見了子路。唉！可憐子路半世在江湖上行走，受了人家許多怠慢，今日肴饌雖然不豐，卻也慙慙款洽，分盡禮，不免飽餐一頓，蒙被而臥。正是：『山林惟識天倫樂，廓廟空懷濟世憂。』畢竟那老者姓甚名誰？夫子見與不見？下文交代。」眾人聽了一齊贊「好」，把酒飲了。

紫瓊掣了蟲名疊韻道：「請教令官：即如上文『士師』二字聽飛之句，可准本題『士師』接連在內？」若花道：「二字連用，未嘗不可；但飛觴之時，只能算得本題雙聲交令，不能格外普席敬酒。」蘭芝道：「若飛本題都無普席之酒，那還好麼？」若花道：「即如句內有了本題雙聲，再加別的雙聲，雖係兩個雙聲，原當普席敬酒；但究有本題在內，若不區別，誰肯另想新奇句子，酒反少了。總而言之：雖如此定例，至接令之家，如有情願替主人敬酒，或說笑話，或行小令，普席仍飲一杯，並不拘定，也可隨便銷酒了。」紫瓊把酒飲畢道：「螻蛄劉勰《新論》野人晝見螻蛄者。本題疊韻，敬鳳翻姊姊一杯。」玉芝道：「請教姊姊：野人見了螻蛄怎樣呢？」紫瓊正要回答，田鳳翻道：「下句是『以為有喜樂之瑞』。」玉芝道：「怪不得今人見了螻蛄也有此論，大約當日命名就是此意。此蟲按《詩經》、《爾雅》叫做甚麼？」鳳翻道：「《毛詩》『蟋蟀有戶』，就是此蟲。相傳當年有母子離別日久，其母正在想子，忽見蟋蟀垂絲落在身上，不覺喜道：『莫非吾子要回來麼。』後竟果然。所以叫做喜子。」玉芝道：「既有喜子，可有喜母？」鳳翻道：「聞得此蟲又名喜母，就如喜子一個意思。」玉芝道：「這還罷了，若只有喜子，並無喜母，未免對不住父母了。」

鳳翻掣了藥名雙聲道：「豨莶王符《潛夫論》西方之眾有逐豨者。『之眾』雙聲，敬熙春姊姊一杯。」

廖熙春掣了一籤，高聲念道：「水族疊韻。」春輝道：「水族之內，如鱸魚、鯪魚、鱈魚、銀魚之類，都是雙聲，若照這樣，未免過寬。據妹子愚見：凡說魚名，必須避了魚字，才不重複。」熙春道：「既不准魚字露面，只好借重駢碑的交卷了：鼉屬左思《吳都賦》巨鼉鼉屬，首冠靈山。本題疊韻，敬瓊芝姊姊一杯。」紫芝道：「好好的行令，怎麼忽然把祝大姊夫請出來？」題花道：「你去問問他，他的夫人還會說大書哩。」

蘭芝趁便讓了一陣菜，又命丫鬟上了一道點心。蘭言道：「主人讓酒讓菜這些舊套，必須鬻了才好。況且昨日叨擾寶雲姊姊，既無一人做假，無不盡歡，無不盡量，我們日親日近，安有今日倒來做假之理。妹子飲個令杯，此後席中如有做假的，罰兩杯；主人如再過於讓菜，也罰兩杯。行令的只管行令，用酒用菜的只管用酒用菜，各隨其便，彼此才覺適意。並且今日所行之令，一經令到跟前，全要細心，並非粗心浮氣所能行的；若再彼此遜讓，不獨分心耽擱好令，就是過於拘束，亦甚無趣。」眾人道：「所論極是。以後如有誤犯的，無論主客均照此例。」

瓊芝掣了獸名疊韻道：「獬豸范蔚宗《後漢書》獬豸，神羊也。本題疊韻，『羊也』雙聲，敬浦珠姊姊一杯。」玉芝道：「妹子聞得東方朔把獬豸叫做『任法獸』，這是何意？」蘭言道：「因他能別曲直，所以臯陶冶獄，凡罪疑者，俱令獬豸觸之。古有『獬豸冠』，取義於此。我們只顧閑談，豈不耽擱浦珠姊姊笑話麼。」

掌浦珠道：「紫芝妹妹，你替我唱個小曲，我也多飲兩杯。」紫芝道：「小曲雖有，但眾姊妹今日聚後，聞得都有告假回府之意。我想我們百人自從赴宴相聚以來，內中結拜的不一而足；即以妹子而論，除了我家七個姊妹，其餘八九位，倒有多半同我結為異姓姊妹。將來別後，不知今生可能再見。那昭明太子說的：『歎分飛之有處，嗟會面以無期。』細想起來，能不令人心酸！」說著，不覺滴下淚來。眾人聽了，也都觸動離懷，個個傷感。青鈿道：「別後究竟怎樣呢？」紫芝道：「惟有想他們再來。」青鈿道：「你想他，他不來呢？」紫芝道：「他不來，我自然要恨了。我這小曲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因唱道：「又是想來又是恨，想你恨你都是一樣的心。我想你，想你來不成恨；我恨你，恨你不來越想的恨。想你是當初，恨你是如今。我想你，你不想我，我可恨不恨？若是你想我，我不想你，你可恨不恨？」

小春道：「婉如姊姊是個有名的『恨人』，這個小曲許多『恨』字，倒與他對路。小曲唱過，我們都飲一杯，請接令罷。」

浦珠掣了昆蟲雙聲。蘭芝道：「姊姊也要替我敬一杯哩。」春輝道：「這個題目最窄，浦珠妹妹雖受主人之託，只怕所飛之句還難得湊巧哩。不知妹妹要用何名？」掌浦珠道：「要承上文，惟『蜘蛛』二字最好。」春輝道：「若用蜘蛛，其飛觴之句，莫若《兩京雜記》『蜘蛛結而百事喜』最妙了。」浦珠道：「妹子適才也曾想到。因受主人之託，意欲想個雙聲疊韻俱全的才覺有趣。」把酒飲畢，想一想道：「有了。蜘蛛《關尹子》聖人師蜘蛛，立網罟。『師蜘蛛』疊韻，『蜘蛛』雙聲，敬玉芝妹妹一懷，普席一杯。」

玉芝一心只想早早接令，惟恐過遲容易題目被人說了，難以交卷；正在盼望，恰好這個蛛字巧巧輪到，不覺滿心歡喜。要過籤筒，搖了兩搖，口中祝道：「籤神！籤神！弟子素與韻學生疏，務必賜個容易題目，免的教我勞神！」掣了一枝列女名疊韻，念過

題目，把籤交給下家歸筒。

青鈿道：「有令在先：凡接令之家，遇見雙聲而兼疊韻，俱要說個笑話，且請妹妹把笑話說了再講下文。」玉芝道：「這更難住我了。我自從掣了題目，見上面注著雙聲疊韻，是頭一件事；所報各名，又要記著上文，是第二件事；飛觴之句，要將所報各名飛出一字，是第三件事；所飛句內，又要湊成雙聲疊韻，是第四件事，所用之書，又不准重複，是第五件事。此刻記了這個，忘了那個；及至想起那個，又忘了這個；真是心緒如麻，何能再說笑話？諸位姊姊讓我吃一杯，算我說過，免了罷！」春輝道：「若花姊姊有令在先：凡說本題雙聲疊韻，只算交卷，不在普席敬酒之例。今浦珠姊姊所說之句，內有蜘蛛本題雙聲，如何接令之家又說笑話，普席又要敬酒？剛才姊姊自己接令，業已誤飲兩杯，托人唱曲，此刻我們何能陪你錯呢？」浦珠想了一想，不覺笑道：「只顧要替主人敬酒，自己倒受罰了。」青鈿道：「玉芝妹妹為何只管發呆？還不接令麼？」玉芝道：「左思右想，總無一個好笑話。好姊姊！我吃一杯，你替我說罷！」

青鈿笑道：「怪不得發呆，原來還想笑話哩。我看你只怕有些癡了！難道大家的話你沒聽見麼？」玉芝道：「妹子一心想笑話，你們七言八語，那裡還敢理會，實實不曾聽得。」

青鈿道：「這才是『心不在焉，聽而不聞』哩。大家免了你的笑話，快接令罷。」玉芝道：「姊姊莫非騙我麼？」青鈿笑道：「你只管接令。如有人叫你說笑話，罰我□巨觥。難道還不放心麼？」

玉芝聽了，不覺滿心歡喜。正要朝下接令，因耽擱多時，只顧注意笑話，倒把題目忘了，偏偏牙籤業已歸筒，不由暗暗發急。猛然想道：「我記得剛才所掣，倒像是古人名。不知可是，且去碰他一碰。我用『伊尹』。」春輝道：「錯了，罰一杯。如有露意的，有令在先，要罰□巨觥哩。」玉芝道：「難道『伊尹』不是雙聲麼？」春輝道：「若不是雙聲，豈止罰一杯！」玉芝道：「共工、逢蒙呢？」春輝道：「不是。共三杯了。」玉芝道：「既非古人，我把天文、地理再搜尋幾個。如說的對了，你就回我是的；設或不是，你莫答應，我就明白，不必只管不是、不是，令人聽著討厭。我用天文：穹窿、河漢、玉燭、霹靂、列缺、招搖、鶉首、嫩訾、星象；時令：清明、處暑；地理：原野、長川；地名：幽州、空桐。可有想頭？」春輝道：「無想頭！共□八杯了。」玉芝道：「天文、地理既不是，我到百官找找去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